

名畫家逸事

(本文插圖刊第6頁)

●李遠榮

一、張大千

與畢加索惺惺相惜

一九五六年間，當時還客居巴西的張大千，經過長時間的準備，第一次前往歐洲各個國家參觀訪問，並且在法國巴黎的羅浮宮博物館舉行個人畫展。張大千名震遐邇，但親攜作品在歐洲展覽，這尚屬首次，故此引起了歐洲藝術界人士的轟動！許多知名人士紛紛前往他的旅邸拜晤。而張大千則久已心儀大畫家畢加索其人，他探悉畢加索是時正居住在法國東南部的療養勝地尼斯市，便表示了要同畢氏會晤的意向。畢加索欣然向張大千發出邀請，七月廿八日，這東西兩大大畫壇巨擘終於在畢氏的「加利福尼亞別墅」見面。

才華橫溢，「目無餘子」的畢加索對張大千推崇備至。他稱張為「了不起的天生畫家」，又謙遜地拿出了他自己用中國毛筆繪寫的五大冊中國畫向張大千討教。接着，畢加索還把得意之作『西班牙牧神像』題上姓名，年、月、日，送給張大千。

在這次會晤中，畢加索對張大千說過一段有些偏頗，但却發人深思的話。他說：「在這個世界上，如果要談藝術，第一是你們中國人有藝術；其次是日本人有藝術——當然，日本的藝術又源自你們中國；第三是非洲黑種人有藝術。除此而外，白種人根本沒有藝術可言。我最不明白的是，你們中國人為什麼要跑到巴黎來學藝術？」

張大千回到巴西後，投桃報李，馬上將一幅『雙竹圖』題了「畢加索老法家一笑，丙申之夏張大千爰」的上下款，寄贈畢氏。

據張大千回憶，他對畢氏的印象是：「畢加索是一個玩世不恭的天才！唯其如此，他才會創立一個不為世俗所囿的著名畫派！」

耕田馬不如賽跑馬

有兩位中國畫馬的名家都是張大千的好朋友，一位是徐悲鴻，一位是趙望雲。徐悲鴻比趙望雲有名，趙望雲不服氣。

有一天，趙望雲來問張大千：「大千，人家都說徐悲鴻畫馬比我畫得好，你說到底是誰的好？」張大千說：「當然是他的好。」趙望雲聽

了大失所望，追著問：「為什麼？」張大千回答說：「他畫的馬是賽跑的馬和拉車的馬，你畫的是耕田的馬！」

張大千論馬，是多麼精闢而又富有文彩。「賽跑拉車」，「耕田」，比喻也。以大千的比喻及筆者所見到的悲鴻所畫的馬來推斷，我想，悲鴻筆下的馬多給人一種思邊草而拳毛動，可力負千斤日行萬里的感覺，那麼似乎不妨可以認為，望雲筆下的馬，相形之下大約缺少的就是一些千里馬的神韻。大千論馬不言其肌膚肥瘠、色相斑駁，而注重其精神氣勢，且善於生動、形象地表達自己的見解，實在使人折服。

假畫當真笑破肚皮

張大千二十多歲時拜李瑞清、曾熙為師。此二人乃清末民初名士，繪畫、書法、詩詞皆精。李瑞清尤愛石濤的畫，收藏了不少真跡。

一次，名畫家黃賓虹拜訪李瑞清，賓虹一起觀賞石濤作品，讚不絕口。張大千在一旁開口問道：「石濤有什麼了不起，我也能畫出來。」黃賓虹不以為然地望了一眼這個初出茅廬的年輕人

，意思是說他怎麼如此大言不慚。張大千不服氣，從此精心臨摹石濤的畫，終於達到以假亂真的水平。他選了一幅，裱裝出售。

一日，黃賓虹又與致勃勃來到李家，說他以便宜的價格買到了一件石濤真品，張大千一看，笑了。原來正是他的仿製品。

又有一次，有名叫羅振玉者，晚清遺老，富於貲財，以考古賞鑑家稱，雅好石濤的古畫。

張大千悉羅振玉肖虎，乃仿繪石濤小品數幀，內有一幅老虎中堂，借畫商之手，讓羅振玉「偶然發現」。

自命精明的羅振玉大喜過望，遂即購下。羅振玉並大宴賓客，炫耀人前，俟席終人散，張大千告知，這幅畫未必是真品。

張大千還作一些仿明清名畫家唐伯虎等人的古畫，購畫的對象大都是附庸風雅的達官貴人。他們購後，自以為得計，有時連畫畫名家都被瞞過了。

張大千此舉，都是在名不甚彰著的年代，是少年性情，但也說明一點，當時他的繪畫才能確實能夠得上名家之列了，而且又是多面手。

二、徐悲鴻

筆下馬匹充滿活力

馬，是徐悲鴻一生中最高喜愛描繪的題材。他畫的馬，無論是奔馬、立馬、走馬、飲馬、羣馬，都賦予了充沛的生活力。

馬，也是徐悲鴻踏足畫壇，一舉成名的代表

作。他十九歲到上海去求學謀生時，送給商務印書館附設審美館的自薦作品，不是人物，不是山水和花鳥，而是一幅馬。

這幅充滿筆情墨趣的馬，令到當時審美館館長、嶺南派畫家高奇峯大加讚賞，這位嶺南派的開山鼻祖並不認識徐悲鴻，但對他的馬推崇備至，他說：「雖古之韓幹，無以過也。」

韓幹是唐朝著名畫家，以畫馬而留名畫史，高奇峯把當時只有十九歲的徐悲鴻與著名的畫馬大師韓幹並列，可見他當年畫馬的功力，已經是不同凡響。

徐悲鴻畫馬的成就，完全是他勤學苦練得來的，他在巴黎留學期間，經常到馬場去對馬寫生，幾年下來，積稿盈千，正如他所說的：「我愛動物，皆對實物用過極長的時間的功。即以馬論，速寫稿不下千幅，並學過馬的解剖，熟悉馬的骨架、肌肉、組織，又詳審其動態及神情，乃能有得。」

徐悲鴻本人認為，他畫馬真正有成就還是在一九四〇年訪問印度之後。

一九四〇年，徐悲鴻應印度大詩人泰戈爾邀請，遊歷了喜馬拉雅山之大吉嶺。在那裏，他看到了許多罕見的高頭、長腿、寬胸、皮毛閃光的駿馬，他還常騎着這樣的駿馬遠遊，以了解這些馬的驍悍、勇敢、耐勞、忠實的性格，終於成了馬的知己，而且進一步掌握了馬的最美的神氣和姿態，令他筆下的馬達到了「盡妙」境界，從而塑造出一幅又一幅「一洗萬古凡馬空」的英姿駿馬。

騎兵司令爲他瘋狂

一九三四年四月，徐悲鴻到達莫斯科，舉行畫展。其間，爲觀眾作了一次畫馬的現場表演。表演那天，前來觀看畫馬的人擠滿了大廳。徐悲鴻從容地吮筆、理紙、行筆走墨，揮洒自如，力透紙背，他充分運用中國畫獨有的龍飛鳳舞的線條，濃淡相宜的水墨色素，如神話，如夢幻，洒洒數筆，一匹勢不可擋的奔馬便躍然紙上。掌聲、叫好聲響徹整個大廳。

在場的騎兵元帥布瓊尼，素有愛馬之癖，他撥開擋在前面的人，三步兩腳走到徐悲鴻面前，以他特有的風度，直率地說：「徐先生，就將這匹馬贈送給我吧，否則我會發瘋的！」徐悲鴻被布瓊尼的幽默話語逗笑了，欣然點頭，並立即題上款贈給布瓊尼元帥。

布瓊尼像打了一個大勝仗似的高興，他捻着鬚髯細看一遍，又舉起來讓別人看。而後，和徐悲鴻熱烈擁抱，大聲讚道：「徐先生，你不僅是東方的一枝神筆，也是屬於世界的一支神筆。你筆下的奔馬，比我所騎過的那些戰馬，顯得更加奔快、健美。」

愚公移山綴個英雄

一九三七年四月下旬，金山、王瑩率領新中國劇團到南洋各地爲抗戰籌款義演，兩年之中，行程二萬多里，深受華僑讚譽。

徐悲鴻隨後到新加坡，在街頭看了王瑩主演的「放下你的鞭子」，深受感動，他立刻拿起畫

筆作畫，畫出了王瑩，畫出了羣衆，題名爲『放下你的鞭子』。在畫的左下角寫下了『人人敬慕之女傑王瑩』字樣。徐悲鴻向王瑩贈畫時，僑領黃孟圭特地舉行宴會，並賦詩如下：

「大師繪事驚中外，女傑冬梅藝絕優

馳騁文壇為祖國，令名豈止遍星洲？」

後來，徐悲鴻又獲悉王瑩在一次籌款義演之後，爲帶動更多人捐款，自己先獻出唯一的金戒指，於是更爲王瑩的品潔藝精所感動，決定用畫筆把王瑩的形象畫入中華民族優秀人物的畫廊中。

徐悲鴻在創作巨幅圖畫『愚公移山』時，畫中人物都是古人，只有站在愚公旁邊的那位滿臉帶着敬仰笑容的婦女，完全按王瑩的形象外貌去畫。徐悲鴻畫成『愚公移山』後對王瑩說：

「你過去爲藝術努力，爲祖國付出了心血，是符合愚公精神的，因此，我按你的樣子畫了愚公身邊的那個婦女。」

精篆名畫交相輝映

四川華陽喬大壯，有一代詞宗之譽，詩詞書法，備極佳妙。以其在文字學、金石學有精湛造詣，繪畫大師徐悲鴻延聘喬氏爲南京中央大學藝術系教授。喬大壯青年時在北京，曾與陳師曾、壽石工相切磋。他與魯迅在教育部同爲僉事，亦爲魯迅、周作人、周樹人昆仲治印多方。三十歲

後借鑑清末黃牧甫作品，博採衆長，自成一格，筆法謹嚴而意趣無窮。

喬大壯愛刻閒章，以其字多更能使篆刻藝術有所發揮，且能通過詩詞表達思想、心境和意趣。徐悲鴻遊桂林時，曾從江淹詩「桂林水日千里，因之平生懷」中摘「因之平生懷」句求刻。後在重慶，寓上清寺，徐悲鴻又取李商隱「上清論諳得歸還」句中取「上清論諳」倩喬氏刻印。喬大壯又爲悲鴻刻大印兩方「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質諸鬼神而無疑」，刀法均有獨到之處。

有一次，徐悲鴻以蘇東坡詩句「始知眞放在精微」求刻，喬刻成佈局高雅的陰文圖章，古樸雍容。悲鴻見之大喜，遂作『雀柳圖』立軸，數枝樹幹上對立兩隻姿態各異的麻雀，似在互語，蓋寓嚶鳴求友之意也。右下方蓋上這枚他珍愛的新章，左上方題詞云：「大壯先生爲我治東坡詩印，償數年積願，心感無已。聊答雅意，不敢云報也。」名畫精篆，交相輝映，今『雀柳圖』尚存，由喬次女無疆珍藏。

徐悲鴻亦爲喬大壯造像，用墨筆線條勾勒，僅用五分鐘時間繪成全身速寫，既蘊有西洋畫的寫生技巧，又具備國畫簡煉寫意之境界，大壯神定氣足，意態自若，誠精品也。此畫像曾受到各界的讚美與嘉許。

三、齊白石

與譚延闓一見傾心

齊白石和譚延闓同爲湘人，彼此知名，但未

曾謀面。一九〇九年，譚氏有喪弟之感，思得畫師爲弟畫像，以留紀念。及見白石，二人傾談，十分愉悅。白石竭旬日之工，完成譚弟之遺像，面部以墨筆素描，栩栩如生。身着補服朝珠（清代官服），金翠交輝愈顯得雍容儒雅。白石有一絕技，所繪青紗套褂，能透出裏袍上的龍圖花紋，神筆精緻，瞻仰者莫不嘆賞稱奇。譚氏追懷亡弟孜孜好學精神，復請白石加繪「桐蔭壇詞圖」條幅，高梧蕭疏，圖中人科頭便服，據長案握管沉吟，意態怡然，維妙維肖。

譚延闓知白石善刻印，出佳石多方請其奏刀，其中寸許鷄血石一方，刻朱文閒章，文曰：「生爲南人，性不能乘船食稻，而喜餐麥跨鞍」。方寸之內刻如許詞句，前人尚不多見，實難能可貴！閒章之十七字，確已概括了譚氏生平習性。譚之曹蔚，除精治各種珍饈佳餚外，兼擅麵點製作；如北方拉麵、水餃、春捲等，均爲譚之常餐，譚食量過人，每驚四座。

譚氏年少時即愛馳騁，家有廣廐，所畜馬匹皆天山之良。晚年多病，雖無力揮鞭，但仍喜看人騎馬。曾有詩云：

佇立廣場看走馬，

旁人應笑老夫癡。

誰憐年少揮鞭日，

墜整拋羈總不知。

齊、譚別後，齊久客京華，譚則轉戰他鄉，遂無緣重見。一日，有人持白石潑墨畫乞題，譚展觀畢，揮筆題七絕一首：

不見山人已十年，
借山吟興尚依然。
畫圖漫作承平語，
故國今成潑墨天。
潑墨天蓋諷當時軍閥混亂的局面。

大胆畫販敲詐少帥

張學良是軍人，又酷愛中國傳統藝術，尤其對於中國古畫的興趣，不亞於打高爾夫球和駕駛飛機呢。

「九·一八」事變前，有一次張學良去北京，特地拜訪了齊白石。一見面，他拉着齊白石的手說：「有幸識大師，我太高興了。我小時上學就愛美術，但我無才，畫筆下不出成就，可是愛畫已成癮了。日積月累，家裏也收藏了許多名家作品，其中有白石先生大作在內。」齊白石一聽，十分高興，交談甚為投機。他的畫室是不輕易讓人參觀的，這次破例親自帶張學良來到畫室，一邊觀賞，一邊給客人解說，齊白石十分欽佩張學良對國畫的欣賞能力。

自此以後，兩人來往頻密，成了朋友。
有一天，一個商人打扮成「畫家」求見張學良，說是來獻寶。張一見來人便問：「你獻什麼寶？」那位「畫家」指着帶來的大紙卷說：「康熙皇帝題寫『天下第一畫』的國寶。」

張學良一聽，精神振奮，連聲自語：「國寶，國寶。」觀賞之下，愛不釋手，便說：「先生，你把國寶獻我，實不敢當，你賣給我好了，要

多少錢呢？」

「畫家」一聽，暗自高興，心想：有門。便攤開兩個手掌，說：「十萬美元。」

張學良一聽，哈哈笑了。他已經識破這位「畫家」想藉國寶發大財的用心，頓生反感，便語帶譏諷地說：「謝謝先生讓我開了眼界，我張學良買不起，請你再找有錢的去買吧！」那「畫家」沒趣地離開了。

後來，張學良再與齊白石見面，談起此事，齊白石笑道：「畫販子胆子真大，竹槓敲到將軍頭上了。」

畫隻死蝦免費附送

白石老人生前的畫賣得並不貴。一九一〇年，吳昌碩給他定的價格為「四尺十二元，五尺十八元，六尺廿四元，八尺卅元，冊頁摺扇每件六元。」一九二二年，老人的畫友陳師曾到日本去，帶了老人幾幅畫去賣，其中杏花等數幅每幅得價百元，二尺紙的山水一幅賣得二百五十元，老人還做了一首詩：

曾點胭脂作杏花，百金尺紙衆爭誇；
平生羞殺傅名姓，海國都知老畫家。

齊白石後來享有盛名，也從不把價格抬高，一九四九年以後，一直到他逝世那年，齊白石已是世界聞名的當代第一流畫家，可是自訂畫值，還始終是三元一尺左右。但到他死後，他的作品被國際市場視為瑰寶，動輒一幅售十萬八萬美元，又何止「萬金尺紙」呢！

一九二一年，齊白石從北京到長沙，碰到個老朋友求畫，此人不給筆金，老人欣然畫了給他。第二年，齊白石再到長沙，這位朋友得寸進尺，照樣又拿着畫紙來求畫，並且指定要畫一條大鯉魚，齊白石把畫畫好後送去，上面却寫了一首詩：

去年相見因求畫，今日相求又畫魚；
致意故人李居士，題詩便是絕交書。

這位李兄準是一位俗不可耐的「雅士」，所以齊白石給他開了一個小玩笑。

據說，齊白石畫蝦子，一隻蝦子要若干代價，照隻計算。一次，有人請他多畫一隻蝦子，這隻蝦便走了樣，毫無生氣，那人有點奇怪。齊白石說：「你要添的這隻蝦子是不在價錢以內的。所以替你畫一隻死蝦子。」

四、弘一法師

詩稿被偷禍延劣徒

李叔同在中國近代文化發展史上是一位先行者，他最早把西方美術、音樂、話劇推廣到國內；中年皈依佛門之後，精研南山律宗，又成為國際佛壇知名高僧。

那是在一九二八年二月，李叔同由於政界失意，在杭州靈隱寺落髮為僧，法號弘一，繼而到慈溪伏龍寺做客師和尚。次年，他把一生詩作精心挑選，認真謄寫，匯編成冊，藏於高櫃中。

弘一法師的學生豐子愷、史良、鄒韜奮、沙文漢等人屢上伏龍山拜見法師，希望能將詩稿付

粹。但性格特別的弘一斷然拒絕。於是他們便想了一個巧妙的辦法。當時，法師的一個學生叫小玲，才八歲，聰明伶俐，深受法師寵愛，經常出入法師的禪房，豐子愷等人就用豆酥糖、桔子等食物誘惑小玲，叫他拿了弘一法師的鎖匙，把詩稿偷了出來。

豐子愷把弘一法師的每首詩都配了畫，由鄒韜奮負責，交商務印書館以最快的速度編輯出版，書名為『護師錄』，並將新出的集子及稿費一萬八千七百元郵寄給弘一法師。法師十分惱火，寫信把豐子愷罵了個狗血淋頭，使豐子愷再不敢上門，直到弘一法師在福建病逝，豐子愷才來到靈前痛哭不已。

五、高劍父

熱心填膺革命志士

『高劍父先生一百一十周年誕辰紀念畫展』近日在廣州舉行。居香港的高氏親屬專程赴穗剪綵。

高劍父是嶺南畫派的創始人之一，這是許多人都知道的；但不一定知道他同時又是一位壯懷激烈、胆略過人的革命志士。

高劍父（一八七九——一九五一）係廣東番禺縣人。二十歲時，拜在清末大畫家居廉門下，專攻山水花鳥畫。之後，受嶺南學院法籍教授麥拉的西洋及日本漢畫畫家山本的影響，隨即東渡日本，向漢畫大師棲風求教，大胆革新，形成了自己獨特的畫風。

一九〇四年，高劍父在東京拜謁了孫中山先生，並毅然參加了同盟會。由於他經常不避艱危，甘冒風險，為孫中山及黃興等革命黨人所賞識，不久即被派回廣州，任廣東同盟會會長。到任後，高劍父幹的第一件大事是在同盟會中選擇精英分子，組成「暗殺團」，由黃興任團長；高劍父任副團長。其時，「暗殺團」中有一支女子組成的敢死隊，隊長之一的宋銘璜既美且勇，與劍父一見鍾情，終於鬚眉俠士與巾幗英雄共結百年之好，一時傳為佳話。這個秘密組織曾炸死清政府廣州將軍鳳山，鋒芒所向，清軍為之喪魂失魄，望風披靡！

廣州黃花崗之役，高劍父親自充任敢死隊的隊長，會同各路革命黨人進攻廣州的兩廣督署。身先士卒，浴血奮戰，起義失敗後。高劍父扮作商販，逃出虎門。武昌起義槍聲一響，他又立即率領隊伍攻佔廣州黃埔魚珠及虎門要塞等戰略重地，會師後成立了「陸海軍團協會」，劍父是該會的首腦之一。

揮毫寫畫名震中外

辛亥革命成功後，廣東省成立了軍政府。當時不少革命黨人公推高劍父為廣東都督，但高却堅決拒絕，並急流勇退，放下槍桿，拿起畫筆，在丹青領域開闢新路。

一九一一年，高劍父在廣州西關舉辦我國歷史上第一次個人畫展，震動中外畫壇，一九二〇年，又發起舉行廣東省第一次美術展覽，接着又在廣州大北路創辦「春睡畫院」，廣育桃李，影

響遍及港澳及東南亞一帶。三十年代，高劍父的畫作多次被選送參加國際藝術展覽會，多次獲得金牌獎和優等獎。其中在柏林舉行的「中國近代美術展覽會」上，他的「松風水月」被德國政府重金購藏於柏林美術館。

六、劉海粟

裸體寫生藝術叛徒

一九一四年的模特兒案，劉海粟的名字給柳亞子以深刻的印象。柳亞子意識到：「這是藝術和禮教的衝突，也就是在東方後進國家作為新興底資產意識和已經沒落而未剷除淨底封建制度的鬥爭。」

一九二七年，柳亞子在東京市外井之頭公園，第一次遇見劉海粟。當時兩人都在過亡命的生涯。彼此慕名已久，一見如故，相互一笑，海闊天空地談到政治、文學，談到斐倫、曼殊，頗多共同語言，談得津津有味，酒酣耳熱之餘，柳亞子賦七絕兩首贈給「藝術叛徒」：

相逢海外不尋常，十載才名各老蒼。
一卷斐倫遺集在，斯鴻零雁話蘇郎。
白衣送酒陶之亮，皂帽居夷管幼安。
一笑勸君藉口好，人間鷄犬盡淮南。

稍後數日，朝日新聞社主催劉海粟畫展，柳亞子觀其繪畫作品上的題字，從康有為、梁啟超到胡適之、郭沫若，幾乎宛如中國近代文化名人錄似的。而郭沫若廉悍峭厲的詩筆，配在劉海粟

雄壯闊大的畫稿上，柳亞子認爲是「並世雙絕」。

一九二八年柳返國後，和劉疏遠了。海粟於一九二九年赴歐，遍訪西歐法、義、比、瑞諸國，至一九三一年始回上海。柳見劉造詣深遠，但劉待人接物，絕無驕矜之態，一如往日。

九三老翁十上黃山

「五嶽歸來不看山，黃山歸來不看嶽。」這是明代著名大旅行家徐霞客的絕句。黃山千峯競秀，萬壑橫峙，奇松林立，雲蒸霞蔚，吸引了海內外衆多的藝術家到此探幽尋勝。藝術大師劉海粟自一九一八年第一次登臨黃山之後，就與黃山結下了不解的情緣。

一九八八年七月十二日，劉海粟以九十三歲的高齡十上高山。前幾年，他在法國盤旋登上著名艾非爾鐵塔，俯瞰藝術之都巴黎；塞納河明滅如一線，汽船寸許，行人如蟻，極目遠眺，則天地氤氳，浩氣茫茫……。劉海粟站在艾非爾鐵塔上，思緒却飛往祖國海拔一千八百七十三米的「天下第一山」——黃山。今天終於實現了他十上黃山的願望。

劉海粟到黃山，幾乎每天都作畫。有時畫國畫，有時畫油畫，有時揮毫寫字，遇上個大太陽，劉海粟就頭戴小帽站在陽光下寫生畫畫達二、三個小時之久。在二十天中，畫了二十四幅大畫。

劉海粟說過：「我這個年紀該享福了，但是享不了，因爲我是勞碌命。爲了祖國的藝術事業

，我要獻出自己畢生的精力。」

這位屢屢遍及歐洲的藝術大師對黃山有着偏愛。他自豪地說：「『五嶽歸來不看山，黃山歸來不看嶽。』這兩句詩後面我還要加一句。黃山歸來不看阿爾卑斯山，不看富士山。這兩處世界名山，我都到過。阿爾卑斯山和富士山，那有黃山變化之多，變幻之奇！」他感嘆不已：「昔日黃山是我師，今日黃山是我友。」劉海粟從第一次登黃山至今已整整七十個年頭了。從以黃山爲師到以黃山爲友其間歷盡了藝海滄桑。

劉海粟作黃山畫，總是先冷靜地觀察景物，千峯萬壑記於心頭，隨後調色，蘸筆，胸有成竹才起筆，此後便大筆揮灑，馳騁紙面。松樹用懸腕中鋒勾出，鐵骨錚錚。劉海粟作潑墨畫，將大碗大碗的墨水潑在紙上，多次潑墨、渲染收拾，畫面便雲氣蒸騰，浩蕩洶湧。有時用線勾，輔以墨塊，動中有靜，靜中有動。畫面雄渾厚重，氣韻飛動。

蔡元培曾爲劉海粟畫的「黃山松」題詩一首：

「黃山之松名天下，天矯盤孳態萬方，漫說盆栽能放大，且憑筆力與誇張。」

七、潘天壽

自詡雷婆頭峯壽者

一九五八年，潘天壽被聘爲蘇聯藝術科學院名譽院士，他的書畫藝術在蘇聯享有崇高聲譽。

潘天壽的作品，特別是他晚年造詣極高的一些代表作，一般都以「雷婆頭峯壽者」落款。這一頗爲古怪的大號，國內一些書畫家都迷惑不解，蘇聯藝術家更是大爲好奇。一次，趁中國美藝家代表團訪問蘇聯之際，一位蘇聯畫家突然發問：「潘天壽先生筆下的雷婆頭峯在貴國何處？屬貴國第幾大名山？」小小雷婆頭峯，竟被談爲中國名山，知情者不禁啞然失笑。

原來，雷婆頭峯只是潘天壽的故鄉——浙江省寧海縣回浦鄉冠莊附近的一座小山。此山源自天台山脈，距冠莊村西南約五六公里，海拔四六〇公尺，相傳雷婆婆在此降妖伏怪而得名。雷婆頭峯貌不驚人，唯有山頂的一片亂石羣巍峨嶙嶒，蔚爲壯觀，潘天壽在家鄉渡過青少年時代，他和伙伴常去雷婆頭峯踏青遊玩，家鄉的青山秀水哺育，薰陶了他的藝術靈性，他曾風趣地說過，他就是雷婆頭峯的一塊石頭，不言而喻，以「雷婆頭峯壽者」自號，寄託着他熱愛故鄉的深摯感情。

八、張樂平

悲憫浪兒三毛之父

台灣作家陳平（三毛）說她的筆名是取自「三毛流浪記」的「三毛」，並親自去上海，認了其作者張樂平爲乾爹，一時成了文壇佳話。

「三毛之父」張樂平是浙江海鹽人，父親是一位小學教師，母親是家庭婦女。他有三兄弟，張樂平是老三，一家五口人的生活，全靠他父親

的新俸來維持。幼年的張樂平生活是很貧苦的，小學畢業後就無法繼續上學。十四歲就去當學徒，後來又去做散工、小販維持生活。

張樂平從小喜歡畫畫，當學徒的時候，白天受苦捱罵，晚上偷偷畫畫。沒有錢買紙和筆，就借用掌櫃的毛筆和替老板擦紙媒（抽烟引火用）的紙去畫，畫到紙上沒有空白為止，才停手，但筆墨畫過的紙是不易點燃的，很快就給老板發現，少不了挨打罵。但他不灰心，改用鉛筆來畫，結果老板沒法發現，就這樣一直畫下去。後來去做散工、小販，積了一些錢，用賺來的錢去學畫。張樂平找過一個老師，學的却是日曆上配用的女人像，越學越覺得沒意思。有一次，因為老

師發現他畫了一個担担的小販和一個拾垃圾的小孩，把他趕出了畫室。以後，他就以畫廣告、商標等謀生。空閒時間，他都是以周圍的窮苦人作對象寫速寫，他特別喜歡畫那些觸動人內心、骨瘦如柴、無家可歸、到處流浪的小孩。

一九三五年十一月，「三毛」的形象首次出現在報章上。一九四五年至一九四七年，張樂平在上海，每天在大街小巷看到成羣結隊衣不蔽體的兒童到處流浪，到冬天常常看到街頭巷尾凍死的兒童一車車運走。他滿懷悲憤，深入到當年上海兒童較集中的地方——鄭家木橋，和窮人的孩子一起，白天同他們一起吃燒餅冷水，晚上在街燈下聽他們講一天的痛苦經歷。

有一天晚上，北風呼呼，颳起漫天大雪，張樂平回家時，看到弄堂有三個流浪兒童，緊緊地靠在一起，用前邊堆着的一堆火取暖。他在他們跟前站了很久，心裏很難過。回到家裏，他躺在床上翻來覆去睡不着覺，心裏就是想那三個流浪兒。第二天早上，他又走過那弄堂口，看到三個流浪兒童中，已經有二個凍死了，多麼悲慘啊！

由此啓發，張樂平開始創作「三毛流浪記」長篇漫畫。漫畫人物「三毛」有一幅淘氣的臉蛋，突突的額角，小小的獅鼻，配上一雙又大又機靈的眼睛，頭上永遠是三根頭髮，天真活潑，惹人喜愛。

中外文庫
之二十九

文史論叢 全一冊

謝康教授著
定價新台幣壹佰元

本書係名教授謝康博士的又一部精心傑作，析論中外文學家、歷史學家以及政治學者的思想、事功及掌故軼事，深入淺出，字字珠璣，要目有：「評譚嗣同仁學」「新人文觀念與生活覺解」「歷史教學的社會意義」「從律詩駢儷說到中國藝術的特徵」「晚清廣西四大詞人徵略」「略談英、法、德三國比較文學之特徵」「近代法國社會小說之演進」「論報章文學與純文學」「十九世紀法國小說概觀」「從一部同情蘇俄的書看它的弱點」「俄國兩大文豪的絕交」「再論文學史的方法」「論諸葛亮」「屈原底追念」「秦始皇論」「談謝靈運」「論關羽」「韓愈論」「柳宗元論」「岳飛」「曾國藩論」「談彭玉麟」「李香君」「清末民初廣東名詩人徵略」「晚清嶺南學派及其影響」「論中西文學批評之比較」。

全書五百餘頁，三十二開本，穿線平裝，定價台幣壹佰元，郵撥〇〇一四〇四四—四號中外雜誌社帳戶